TORONTO, CANADA M5S 1A5

DS
731
T75
1692
V.3

V.3

曾文定公全集卷之二

南豐後學彭期編訂

襄州乞宣洪二郡狀

右臣今任至今年九月成資已蒙差太常少卿孫頎替臣成資闕令臣去替秪有數月竊念臣爲有私便欲乞就移洪州或宣州一任情願守待遠闕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奏乞回避呂升卿狀

右臣伏奉敕命就差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已發來赴任次今覩呂升卿授江西轉運副使伏緣臣先任齊州得替後呂升卿爲京東路察訪於齊州多端非理求臣過失賴臣無可揺拾兼臣弟布與呂惠卿又有嫌隙二事皆中外共知今升卿任江西監司洪州在其統屬須至陳乞廻避伏乞指揮檢會臣先奏乞移洪州或宣州或東南一般州郡臣爲母親見在饒州逾邇前去饒州俟候朝旨

劉二至日讀此狀知宋朝待臣之寬下情得以上達如此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右臣伏覩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熙寧二年朝廷察其高以爲筠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于靜退三十餘年臣竊以康定中徐復以處士收用辭不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侔皆以幽潛見錄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覯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得錄其後則國家之於激奬廉退旣肆其所守又恩及其世蓋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

錄之人有孫併而後又有與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白首然未有爲上聞者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于隱約而爲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蓋枯槁沈溺其守至難故其人至少爲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爲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浮競者孰不悔可謂施約而勸博寵錄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察併及與嗣躬難進之節遭遇聖時用王回徐復李覯爲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幸窮

於閭巷足以明示天下興嗣有子羣年二十六歲孫
倅令家眞州謹狀奏聞伏候敕旨

愚按歷敘朝廷崇奬退讓激揚清風誽得大有關
係宜乎宋代人材爲特盛也

律令

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右臣準洪州送到敕牒一道授臣直龍圖閣就差權知福州交割本職公事以次官員發赴本任者孤遠之臣幸蒙收擢聖恩深重誼豈敢辭伏念臣老母年高近歲多病臣弟布已移知廣州見赴本任臣若更適閩越則兄弟並就遠官犬馬之志不勝徬徨伏望聖慈矜憫特寢新命與臣一便地差遣所有敕牒臣未敢祗受已牒洪州寄軍資庫收管臣已交割本職公事與以次官員不敢於舊任處久住見迤邐前來

聽候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此引禹貢便有根據

福州擬貢荔枝狀 并荔枝錄

右臣竊以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則百果之實列於土貢所從來已久二帝三王所未嘗易也荔枝於百果爲殊絕產閩粵者比巴蜀南海又爲殊絕閩粵官舍民廬與僧道士所居自階庭場圃至于山谷無不列植歲取其實不可勝計故閩粵荔枝食天下其餘被於四夷而其尤殊絕者閩人著其名至三十餘種然生荔枝留五七日輒壞故雖歲貢皆乾而致之然貢蓋爲常品相沿已久其尤殊絕者未嘗以獻蓋

於敬君之中不忘規諷之意

東漢交阯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馳走有毒蟲猛獸之害而唐天寶之間亦自巴蜀驛致實開侈心當陛下之時方以恭儉寡欲爲天下先固不可得而議及於此也至于歲貢旣乾而致之然顧常品其尤殊絕者則抑於下土使田夫野叟往往屬厭而大官不得獻之于陛下陛下不得獻之于宗廟兩宮使勞人費財如此可也蓋荔枝尤殊絕者固不可多致若每種歲貢數百或至千數每州不過用三五步卒使之日行兩驛固不爲勤且煩非有勞人

費財之患而修貢者不知及此此臣之所未喻也又荔枝成實在六七月間雖乾而致之然新者於其甘滋猶未盡失至于經歲則所存者特其滓苴而已而每歲貢入常至冬春夫蠻夷異類贄其方物皆知用其土產之良而不敢慢今邦域之內守藩之臣效其貢職而曾不知出此此臣之所以不敢安也故臣常欲至荔枝成實約旁近州各擇其尤殊絕列於名品者差其多少以時上進其領於有司備燕賜之用者自如故事蓋建安貢茶自蔡襄易以小團而茶之絕

特者始得獻之天子今茘枝復得貢其尤者則閩粤之產選擇而充庭實者始備所以致臣之恭于其貢職此臣之官守也

茘枝錄 附

陳紫出興化軍祕書省著作佐郎陳琦家於品爲第一江綠出福州類陳紫差大而香味蓋爲次也方紅徑可二寸色味俱美茘枝之大無出此者歲生一二百顆而已出興化軍尚書屯田郎中方蓁家游家紫種自陳紫實大過之出興化軍小陳紫實差小出興

化軍宋公荔枝實如陳紫而小甘美亦如之出興化軍宋氏世傳其木已三百歲藍家紅泉州第一出尚書都官員外郎藍丞家周家紅初於興化軍爲第一及陳紫方紅出而周家紅爲次何家紅出漳州何氏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綠核出福州荔枝核紫而此核獨綠圓丁香丁香荔枝皆旁蔕大而下銳此獨圓而味尤勝右十四種皆以次第著於錄虎皮色紅而有青斑類虎皮出福州牛心以狀名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出福州惟一本珉

瑁紅色紅而又有黒點類玳瑁出福州城東琉黃以色類琉黃朱柿色朱如柿出福州蒲桃荔枝穗生一穗之實至一二百然其品殊下蚶殼以狀名之龍牙長可三四寸彎曲如爪牙而無瓤核出興化軍然不常有水荔枝漿多而淡出興化軍蜜荔枝以甘爲名然過於甘丁香荔枝核小如丁香大丁香殼厚色紫味微澁出福州天慶觀雙髻小荔枝每朶數十皆並蒂雙實眞珠荔枝圓白如珠無核荔枝之最小者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

食此因而得名女冢在福州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
此木或云謂物之美少者爲十八娘閩人語將軍荔
枝五代時有此官者種之因以得名出福州釵頭顆
荔枝顆紅而小可施釵頭粉紅荔枝荔枝多深紅而
此以色淺爲異中元紅實時最晚因以得名火山荔
枝本出南越四月熟穗生味甘酸肉薄閩中近年有
之右二十種無次第荔枝三十四種或言姓氏或言
劉曰總敘作結極有筆力
州郡或皆識其所出或不言姓氏州郡則福泉漳州
另敘兩種作結尤奇
興化軍蓋皆有也一品紅言於荔枝爲極品也出近

歲在福州州宅堂前狀元紅言於荔枝爲第一出近

歲在福州報國寺

劉二至曰敘次有法史家作志手也

愚按此錄前云荔枝名品十四按數止十二總數載三十四合算亦三十二近於武林書坊見古本蔡君謨荔枝譜列敘前後次第皆同亦止三十二種其品題各種意同而詞小異方紅之後郎列游家紫下云出名十年種自陳紫實大過之而類稿原本脫游家二字又蔡譜蒲桃荔枝之後次以蚶殼下云殼爲深渠如屋瓦焉狀形宛肖類稿作蚹殼查字書及爾雅蚹爲蝸牛蚶爲蚌屬玩君謨深渠屋瓦之說則蚌屬爲似原本譌作蚹耳至其總數多二種或係二譌爲四或係合後一品紅及狀元紅在內未可知也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右臣體訪得轄下知泉州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不下磨勘文字已十五年中間曾遇覃恩改官其於綿歷歲月積累勞能則考課常法蓋未及之列于郎曹爲日已久方當朝廷崇尚廉素誠抑浮競之時樞獨安於冲靜所守如此況樞操履純篤出自天資治行循良見于衆論自歷州縣及任淮南提點刑獄與今來再任泉州所至風績皆可稱紀伏乞特降指揮下審官東院檢會樞合該磨勘月日采其久不自陳特

與優轉名曹以獎恬退臣忝備寄任不敢不言謹具
狀奏聞伏候敕旨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閒慢曹局或近京一郡便狀

右臣輙露悃愊仰干旒扆臣母老多病見居京師臣任福州臣弟布任廣州相去皆數千里臣犬馬之志實不遑寧臣昨移福州之日曾乞哀憐改授近地尋奉聖旨不允不敢再請臣既到任屬所部之內寇孽遺類往往尚聚山谷居人未寧遠近疑駭而州之屬邑又有出於旱饑之後臣於此時正當竭其駑鈍復不敢以私計自陳自去冬及今春以來上賴朝廷威德蟻聚餘寇悉又殄除田疇之間連獲登稔今山海

清謐千里晏然里閭相安粟米豐美臣於所部乃無一事可以自效况臣到任今年八月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為日已久晨昏之戀誼難苟止則臣可以乞恩實在今日伏見朝廷至仁比來羣臣之中有欲便於養親者並蒙聽許况臣母子各已白頭兄弟二人皆任遠地今臣于官守又無可以驅馳之事伏望聖慈憫惻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閒慢曹局差遣或就移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臣雖糜殞曷報聖恩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昨以老母在京而臣知福州臣弟布知廣州相去各數千里幸臣所部之內盜賊殄除年穀豐稔臣于守官既無驅馳之事而臣到任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爲日已久奏乞聖慈哀憐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閒慢曹局差遣或移臣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尋准中書劄子已降敕命差臣權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奉聖旨仰臣交割職分公事訖發來赴闕臣遂起離前來至洪州覩進奏院報已差臣知明

州伏念臣已奔馳在路屈指計日望至親側竊計臣老母之心聞臣而來倚門之望固已深切今母子垂欲相見而臣忽他改差遣晨昏之戀既未得伸迫急之誠惟知涕泗且臣母子各已白首臣母近歲多病臣弟布又知桂州私門之內長子二人皆違左右而臣於兄弟之內又最居長犬馬之志豈敢苟安況今所得明州足可迎侍臣不敢別有陳乞欲望出自聖恩特賜矜憫許臣徑馬暫至京師迎侍母赴任不敢別有住滯伏惟天地之德哀而憐之臣欲候授敕後

陳此懇誠臣見在道路恐慮敕命附遞前來或致遲
延須至便具奏請所貴早得指揮不致別有留滯臣
見水路前去所有朝旨乞降至眞州以來付臣謹具
狀奏聞伏候敕旨
懇按既寫出自己依戀心事又曲體慈闈盼望光
景至性懍惻溢于毫楮令人不堪多讀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

伏爲本路提點刑獄朱明之是臣母之親堂弟牒明州檢到敕條竊慮合該回避須至奏聞者右謹具如前乞賜檢會如合該回避欲望聖慈念臣在外十有一年已更六任幸遇非常之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卽祚以來未得一親玉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爲日已久兼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卽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義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于臣之心實爲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

不敢陳乞在京差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
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
犬馬之養臣至孤至遠之迹抱此微誠如不自言誰
當爲臣言者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出自聖
慈特賜矜許臣不任母子區區激切之情謹具狀奏
聞

愚按君親之念惓惓不忘于此可覘公之大節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竊見接送高麗使副儀內一項高麗國進奉使副經過州軍送知州通判土物並無荅謝書候進奉使回日依例估價以係官生帛就整數量加回答檢會熙寧六年高麗國進奉有使副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錢二百貫以上九十九陌熙寧五年及九年有進奉使無副使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計價錢一百貫以上九十九陌其土物奉聖旨並依例令奴估價回答臣今有愚見合具奏聞者右謹如前竊以

高麗於蠻夷中為通於文學頗有知識可以德懷難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盛煬帝之世大兵三出天下騷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勣之善將至于君臣皆東嚮以身督戰而不能拔其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宋興自建隆以來其王王昭以降六王繼脩貢職使者相望其中間厭於彊虜自天聖以後始不能自通於中國陛下即祚聲教四塞其國聞風不敢寧息不忌彊胡之難不虞大海之阻效其土實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在後其所

以致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也陛下
亦憐其萬里惓惓歸心有德收而撫之恩禮甚厚州
郡當其道途所出迎勞燕餞所以宣達陛下寵錫待
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贄其所
有以爲好於邦域之臣陛下加恩皆許受之而資以
官用爲其酧幣其使一再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爲常
制可也今其使數來邦域之臣受其贄遺著於科條
以爲常制則臣竊有疑焉蓋古者相聘贄有圭璋及
其卒事則皆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今蠻夷使來

邦域之臣與之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使知中國之所以爲貴此人事之所宜先則當還其贄如古之聘禮還其圭璋此誼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贄見君者國君於其臣則受之非其臣則還之今蠻夷嚮化來獻其方物以致其爲臣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下一尊有臣而畜之之義此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與其使接以非其臣之義還其贄以明守禮而不敢踰亦不易之制也以此相屬以明天子之尊中國之貴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其於待遇蠻夷之道

未有當先於此者也且彼贄其所有以明州一州計之知州通判所受爲錢二三十萬受之者旣于義未安其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歷者尚十餘州當皆有贄以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於貨財恐未必有餘也使其有親附中國之心而或憂于貨財之不足臣竊恐有傷中國之義而非陛下所以畜之之意

也臣愚竊欲自今高麗使來贄其所有以爲好於邦域之臣者許皆以詔旨還之其資於官用以爲酧幣已有故事者許皆以詔旨與之如故惟陛下詳擇之

如可推行願更著于令蓋復其贄以及於恐其力之不足厚其與以及於察其來之不易所謂尚之以義綏之以仁中國之所以待蠻夷未有可以易此者也其國粗爲有知歸相告語必皆心服誠悅慕義于無窮此不論而可知也臣愚非敢以是爲廉誠以捎接蠻夷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不可不先庶幾萬分之一無累于陛下以德懷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惟

陛下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茅鹿門曰極爲通達國體之言○丘邦士曰看他鄭重詳切處引經切情俱三代以上儒臣遺言

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五月三十日伏奉勑命就差知亳州既近輦轂
又便庭闈仰荷天恩俯從人欲非臣淺薄所能報稱
伏念臣前奏中具陳在外十有一年已更六任幸遇
非常之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未得一親
玉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爲日已久
兼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
見在京師人子之義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于臣
之心實爲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

遺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犬馬之養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況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臣見已交割訖發離前來所有囘降聖旨乞降至泗州付臣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授滄州乞朝見狀

右臣伏奉勑命就差知滄州已起離前來竊念臣遠違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聖文武當天受命制作法度以集太平之功羣情顒顒孰不自願爲能以托名于萬世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閒進望清光竊不自揆願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伏望聖慈許臣朝見

奏乞復吳中復差遣狀

右臣伏見提點本州玉隆觀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

吳中復年六十六歲精力未衰志意甚壯歷事累朝嘗任諫官御史以直道正言能稱其職又任邦伯理兵治民皆有可紀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如中復之材有已試之效可謂明白方今中外任使嘗患乏人如中復者豈可遂其閒逸欲乞召至左右使典司獻納或委以藩鎮使剸治煩劇必能上副憂勤不負寄任況中復年未當退又無疾病處之散地衆謂非宜伏望早賜收用以稱朝廷尚賢求舊之意

臣忝任州長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乞登對狀

右臣於十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對延和殿陛下假之以玉色獎之以德音訪之以治天下之道而及於當世之事其敝安在臣昏愚不肖不足以稱聖意遽言國家之大體則懼非臣之任毛舉天下之細務則又非臣之志是以不敢率然以對夫智之不明辭之不敏此臣之罪也計臣之材與臣之位不敢以言高亦臣之分也退而伏念臣材質淺薄偶有好古之勤嚮道之志遇陛下高明光大方修先王之政以集

太平之功而臣藐在外服十有二年無衒鬻之一言無左右之素譽地窮勢絕不敢期於自通分以孤愚老於疎遠屬陛下聰明睿智洞照羣情公聽並觀不遺小善赫然獨斷察臣之本末超然遠御收臣於滯涸至於撫慰之私顧問之寵雖世之抱道德堪重任之士恐不能當豈臣之微所可輙得雖滅身碎首未足以報非常之賜其於傾竭肝膽以自效其愚忠有出位之責猶不敢辭況親承聖問實臣吐盡誠素之時其不敢○自默此臣愛君事國之義也竊以先王

之治天下必有典籍以爲當世之法傳之後嗣使永有持循故在夏書稱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則夏之治天下之書曰政典也其在商書稱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則商之治天下之書曰官刑也其在周書稱成王還歸在豐作周官蓋以董正治官之意訓告羣臣今書周官之篇是也於是之時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所謂經禮三百者周禮六卿屬皆六十蓋舉其全數

則周之治天下之書曰周禮也三代以下時君所爲務在苟簡紀綱憲度闕而不圖蓋遠莫盛於漢而孝文之世賈誼欲定官名議寢不用中莫懿於後周雖分六府之位以儀刑經禮而典籍無所傳聞近莫美於唐初以尚書六職本天下之治而不能修列其法論著于書開元之際始追次舊章以爲六典而尚書已失其職然三代之後治天下之書有此而已今陛下以法制度數宜有所自故尚稽周禮以官儀注措宜參近事故旁求六典則文質諸當世之宜裁以聖

慮始自三省至於百工皆正其名夫名正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名正位定事舉則設官致理之方盡矣使萬官千品各循其分彝倫庶績皆得其任然後陛下程其能等其實以章別幽明信其賞必其罰以推行懲勸庶務雖衆舉其目而無不周四海雖廣正其本而無不治況推尋采掇雖付在有司而是正準裁實由聖斷至夫大法既具然後條分類別以陛下之所指授勒成一代之典明示四方使知出自聖作豈獨以之彌綸當今之務固當藏之金匱為萬世法

臣愚固陋竊不自揆於夫經營之體損益之方所謂位定而事舉者欲進其妄意之滯見庶有毛髮之補然心之委曲難以書盡伏望特垂聖慈許臣上殿敷奏使臣得披腹心以稱前日之聖問萬分之一有足以上當天心臣死生幸甚俯伏待命

愚按因當時更改官名故以正名定位舉事爲說而必推本夏商周三代之制參觀于漢唐後周之得失酌古準今確有根據

再乞登對狀

右臣去冬再蒙聖恩賜對臣愚淺薄無軼倫之行絕衆之材徒於輩流粗識文字至于講求天下之務非敢謂能蓋嘗有志遇陛下紹天開迹大修治具一言片善人人得以自效而臣流離漂泊藐在外服有深忌積毀之莫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轉徙八州推移一紀無側行之一迹得參於御隸之間無嘗試之半詞得徹於巖廊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凋耗常恐卒塡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體生知之質起日新之

政揆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駑鈍顧備驅馳而處疎賤之中無可致之勢伏遇陛下明無不照察臣滯迹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學之有得出自睿斷接之便朝所以詢謀撫納勉慰稱揚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茅之陋顧非木石之頑蓋士窮且老身孤立于天下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燔軀沈族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析肝以效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事陛下寬其不敏之誅

而收其臆出之見謂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蹇鈍分豈稱此蓋繇陛下神聖文武度越千載而虛心納下無伐善之意徇己之情故兼聽廣覽小能薄技無所不錄而臣愚遭遇得以及此今臣備數轂下雖日得造朝而身不邇法坐之凝嚴耳不接德音之溫厚涉四時矣其畢忠願知之心惓惓之義豈須臾廢哉伏念臣嘗言天下之經費以謂皇祐治平庶官之員倍于景德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待罪三班獲因職事考於載籍蓋官日益衆而守塞之臣有

未稱其任者得以推其事實審其源流其於裁處之宜亦嘗略窺其要竊欲飾其所聞敢終前日之說以獻陛下方日孜孜大有爲於天下內則更張庶事外則經營四方如臣之說有可採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養財御天下之材以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于受恩非敢謂報庶以明臣犬馬之志未嘗不嚮上之所爲也臣又嘗言陛下方上稽周禮旁參六典以更定官制臣于經營之體損益之數願有毛髮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曾不能吐一言陳一策

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泯今條分類別宣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革易之初彌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竊欲自效少裨聖畫之緒餘臣于三者或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悉宜得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敷奏干冒宸嚴

愚按感知遇而圖報稱中多刺骨之語

乞出知潁州狀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昧萬死以聞不敏之誅所不敢逭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阿附有見嫉之積毀無借譽之私援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雖有愛君嚮國之心託勢疎遠無路自通期于抱志沒齒而已陛下居法宮之深臨萬官之衆而臣以單外之迹一介之微陛下廓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繇臣之銜鬻不因人之黨助收憐拊慰勞問褒嘉語重意殊可謂非常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

足以致此豈臣之鄙所當冒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之器在隱約之中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螻蟻之軀知死不足以圖報今還朝以來甫及數月未有絲忽自效之勤而輙以私誠上陳臣之妄庸雖受誅絕之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之臣母年七十有一比嬰疾疹舉動步履日更艱難陛下處臣京師臣幸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不能克堪今臣弟布得守陳州臣母憐其久别欲與俱行顧臣之宜惟得旁郡庶可奉親往來以供子職而抱疾之親陛

行非便。今與陳比境。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通水路。顧頗可以沿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潁州一任。竊恐顧臨到任未久。無例為臣移易。緣若候顧臨滿闕。則臣弟布陳州却已滿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候顧臨任滿交割。臣蠢冥寒陋。蒙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錙銖之稱。而顧子母之恩。規私擇便。仰煩聖聰。當伏斧鑕以須罪戾。惟陛下哀憐聽察。

乞賜唐六典狀

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賜近臣以及館閣竊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參領天下之事以今僕射侍中爲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甫兵授田刑罰禮樂至於工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爲六官郎員外郎各有攸司又分二十有四所以彌綸庶務至微至密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之產以租庸調制民之賦以諸府十二衛制民之兵三代以來其政最爲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蓋由于

此其事至衆而舉之有條其體至大而統之有要可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皇之世𨒪考尋舊章著之簡册以六卿所總領則象周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爲尚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事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事而已亦其書之所記也則當是之時尚書已不得其職其所著者蓋先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信可謂善於述作者也臣向在館閣嘗見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意而其篇

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其前所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中書令修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臣張等奉敕撰蓋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實任此官然則此書或九齡等所爲歟不敢以疑說定也伏惟皇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革弊興壞以修太平之業繼唐虞之迹而稽古不倦旁及此書廼自禁中鏤板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未遠而行於今者尚多將使學士大夫得而求之其

於就列皆知其任其於治體開益至多非聖慮所存規模弘遠則何以訓勵羣臣委曲至此臣備數內閣以文學爲職宜略知典故不可以衰退駑鈍怠惰苟止故敢冒昧以請伏望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玩思索萬一得奉清閒尚可牽强以備訪問不勝犬馬區區之誠貪冀恩私不知僭越其於罪戾所不敢逃干冒宸嚴

期曰公於漢唐以後獨取六典一書謂得先代遺法非綜核古今豈能精于採擇如此

擬辭免修五朝國史狀

右臣去年八月伏奉敕命充史館修撰又奉聖旨專典史事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史了日一處修定又於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之意臣是以祗服聖恩不敢辭避天下皆知臣居此職出自主知以爲榮遇況臣以至孤至遠之迹出深忌積毀之餘獨蒙明主知而用之且自古以來天下之士不遇者多矣如臣遭遇者無幾則臣捐草芥之軀以報天地之德固其分也至於效其區區之愚豈足爲陛

下道哉況以文字薄技得因聖宋之大典託名萬世學士大夫莫不願備其任而獨臣之愚幸預采擇此臣所以窮日夜憊精思不敢忘須臾志在於斯文惟恐不稱其任以負陛下任屬之意也自到局以來俯遵聖訓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伏見祖宗以來神功聖德巍巍之烈至於歷世將相文武士吏言行聲實殊尤之迹至高至大已非愚臣所能究盡況兩朝國史臣所未見竊惟五世百有餘年聖賢事業本末閎大臣之淺薄加以齒髮衰晩誠恐不能發明論次

以稱陛下顯揚褒大之心虛食大官汙青無日以負
陛下任屬之意此臣之所大懼也況五朝舊史皆累
世公相卿士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以勒
成爲國大典臣以至孤至遠之迹出深忌積毀之餘
材質駑下豈宜輙議損益使臣仰恃日月之照不知
自任之妄貪慕恩待趣之以就事誠恐黒白不當律
呂失次方于舊史有失無得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
又臣之大懼也若不蚤具上陳自求罷退至于歲月
寖久不職之罪已不可逃雖欲乞身已無可及是以

不避萬死之責敢干聖聽出自聖慈察臣悃愊罷臣史事別與臣一差遣臣之昏愚不肖固已盡在陛下聽察之中如蒙終賜收憐別加驅策顧臣之鄙奉命承詔可幸無罪則碎首捐軀固臣之所以此明臣之志在於量能知分非敢苟且避事也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愚按感恩遇之厚而于史職仍復長慮却顧可見修纂之難古今一轍

劉二至曰五朝史稾即今所傳隆平集是也當時詔付史館人鮮得見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

右伏以自來修撰國史皆妙選衆材共當寄任今通修五朝大典屬𦒊專領已是一人而冒衆材之任顧𦒊衰拙懼不克堪其今來所修會要計三百卷修纂以來經涉十有餘年編修等官已更六人限至秋季未成書即今已是八月中旬某若依限修進不惟須合考求首尾參詳得失仍更並須檢尋文字照據其間恐合更有更改損益不獨於𦒊以旬月而求就十有餘年之功又復以累已于國史是以一人而冒衆

材之任懼不克堪而更益以會要一人而兼數人之任縱使容聳添展期限緣五朝典章本末闊大不同小小文字自顧材力實不能兼況今來進本裝寫並已了畢伏乞更賜敷奏取自朝廷詳酌別賜指揮

辭中書舍人狀 閤門告報有旨更不得辭免不曾上

右臣準閤門告報蒙恩授臣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爲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乂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揚演暢被於簡册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已久而謀謨訪問三盤五誥誓命之書刻之爲經後世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爲載籍首吟誦尋繹以求其歸一有發明皆爲世教蓋其大體

所繫如此逮至漢興雖不能比迹三代致治之隆而詔令下者典正謹嚴尚爲近古自斯已後豈獨彝倫粃斁其推而行之載于明命亦皆文字淺陋無可觀采唐之文章嘗盛矣當時之士若常袞楊炎元稹之屬號能爲訓辭今其文尚存亦未有遠過人者然則號令文采自漢而降未能及古理化之具不其闕歟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闡明道術所以作則垂憲紀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漢唐至于出口肆筆發爲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之任豈易

屬人臣淺薄闇瞀學朽材下誤蒙陛下知之於擯排忌嫉之中收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懼瘝官至于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爲謨訓彰示海內茲事至大豈臣所堪況侍從之官實備顧問而臣齒髮已衰心志昏塞豈獨施於翰墨懼非其任至於謀猷獻納尤不逮人伏望博選于朝旁及疏遠必有殊絕特出之材能副聖神獎拔之用所有授臣恩命乞
賜寢罷

愚按神宗特達之知爲官擇人非公孰堪此選

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官準編敕節文知雜御史已上授訖許舉官自代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知亳州劉攽廣覽載籍強記洽聞求之輩流罕有倫比臣竊以謂引拔衆材彌綸世務至于博學之士固宜用在朝廷況今聖質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右當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攽所長實允茲選況攽累歷州郡治行可稱至于文辭亦足觀采兼此衆美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

奏聞伏候敕旨

愚按公雅好汲引薦敭自代可謂舉得其人矣

進奉熙寧四年明堂絹狀

祀而嚴配王國之上儀助者駿奔人臣之常奉前件物實之用篚旅以造庭俎就列以陪祠庶將心于拱極載循僭冒伏積震惶

進奉熙寧七年南郊銀絹狀

天休不宰故大報於覲郊上德難名唯駿奔於助祭茲爲邦禮以合人情前件物輙用土毛敢參庭實第從臣之嘉頌獨遠淸光得萬國之歡心庶將薄意干冒宸扆

進奉熙寧七年同天節銀絹狀

自天生德，與世爲歸，屬當載育之期，敢薦無疆之祚。前件物，輒備土毛之末，用參篚貢之餘，遠守蠻荆，莫預造庭之會，仰懷象魏，但祈難老之祥。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銀絹狀

元命在躬，方啓龍興之運，鴻圖集祉，爰開鼎降之祥。前件物，敢薦服官，用參庭實，緣易供之薄獻，祝難老之殊祥。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功德疏狀

彌月開祥本周家之極盛千秋紀節繇唐室之寖昌矧屬熙朝實標華旦是敢虔遵象教恭啓法筵傾幸土之歡心祝後天之遐算庶偕動植永賴生成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銀狀

鳦鳥之詩本商人之所自出生民之什原周室之所繇興矧屬休辰實開令節生成之造雖難稱於大恩愛戴之心庶可將於薄物用祝乾坤之久永爲夷夏之依

進奉元豐二年同天節銀絹狀

人神佑助是開彌月之祥夷夏歸依方祝後天之算前件物旅于庭實出自土毛仰晞北極之尊用將微意願固南山之壽永庇羣生

韓琦制

躬閎廓之材體純一之德翊亮三后格于皇天惟初登庸合志皇祖仁民愛物日陳上前進賢退奸陰利天下側陋幽隱明揚罔遺靖譖庸回削滅無類及受末命戡濟艱難以已徇時坐定大議天望人事胎無間然市朝不驚按堵如素海內萬里外薄四夷率職駿奔無敢先後昔三代遭變繼世之初干戈警備陳及門廷書之史官以爲後法以至兩漢嗣位則又閉城屯兵以爲故事未有兵藏于庫士散于家而傳序

繼統中外晏然如今日之盛也是由列聖功德無窮之休亦惟廊廟之上遠略大度身任社稷克濟登茲者也

趙君錫宗正丞制

敕具官某公室遠近之屬譜錄攷序之政主以列卿不用他族蓋自漢始迄今循行丞於厥官參贊爲重爾辭學之敏列職書林宜進文階往祗厥服夫睦九族以刑萬邦此朕志也爾尚懋於厥守庶以承朕之仁可

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宮室城隍程匠度材之事郎于隍部副貳其選甚高詢求在廷爾材惟允朕方董百工而康庶之務爾尚勤夙夜而能厥官可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封爵之恩施于內外所以親親尊賢國之典也總領之任郎選甚高明揚爾能俾踐厥位朕方正名以稽羣吏之治而議其勸懲爾尚欽哉以敏來効可

胡援杜紘刑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爲郎居中、時之紗選、邦憲輕重、典領惟艱、朝之雋良、俾佐吾事、夫刑期于無刑、此朕志也、尚思明愼、以稱厥官、可

曾肇轉官除吏部郎中劉奉世員外郎制（曾左選 劉右選）

敕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郎於選部任屬、）故郎選甚高、銓綜之司、典領尤重、以（爾）以學行材諝、列職史筵、宜進支階、徃祗厥敘、朕方審爾閱試、惟舊爲吏有方、考擇于朝、俾參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劉珵戶部郎中黃好謙員外郎制 左曹

敕具官某田疇生齒之籍賦租課入之法郎於省闥典領尤重邦之雋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王陟臣馬坑戶部員外郎制 右曹

敕具官某耕斂補助之法溝防通塞之政郎於省闥典領尤重邦之雋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劉蒙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太常寺主簿制

敕具官某吏之有屬所以相成勾稽簿領之書文修官守之事往從憲卿府尚懋爾勞可

徐禧御史中丞制

敕朕正名以定羣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矧風憲之官紀綱所屬曷可以不明其任哉具官某強敏仁篤學通古今擢典訓辭遂持邦法宜專分職以應新書是用掇自右垣仍其階品俾爾納忠宣力得壹意於中司以董齊百官而肅正內外庶予之作則更制罔或不虔在爾懋哉知其所守可

潘良器兵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朕高郎吏之選以進天下之材七兵之曹名秩甚寵稽于有衆屬爾之能其尚懋于厥功朕方明于賞勸可

晁端彥金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財用金寶有出納之政權衡度量有制作之法司珍之任實典治焉僉曰爾材宜在茲位國有
陟明之典待爾善於其官可

韓正彥倉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倉庾賦入之政、祿廪賙助之法、臺郎典領、列于右曹、爲官擇人、爾往惟允、夫能善於其職、固將圖爾之勞、可

李常太常少卿制

敕具官某、禮樂精微之致、所以格上下而諧人神、奉常貳卿、典領甚重、爾聰明敏達、久列書林、宜進文階、往就茲位、其務稱于厥職、使節人心而和人聲者、庶有得焉、非獨在于俯仰鏗鏘而已、茲爲朕志、爾尚欽承、可

穆珣司封郎中制

敕具官某論功烈定勳級所以寵士大夫而勵其志也主以郎吏禮秩甚殊僉曰汝能宜正厥序夫正名者固將考其實也尚有信賞待汝計功可

劉摯禮部郎中王子韶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得其人固爲急也儀曹之於郎位副貳所屬考擇甚精爾以學行器能博學多聞策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祗厥服朕方明於賞勸以待羣吏之成爾尚懋於厥修庶能

康朕之事、可

蔡京范珣考功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計羣吏之課而議其誅賞、郎于天臺任屬尤重、維時髦士、宜服寵名、使殿最允而功用興、待汝能稱其職、可不勉哉、可

陳向度支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財用多寡之數、物產豐約之宜、司度之曹、典貳爲重、爾惟幹敏、宜服厥官、夫能下寬齊民而上足經費、朕方勵精庶政之日、爾尚悉其猷爲、可

趙令鑠祠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禮莫大于祭蓋事神者人道之極也祠曹所領體莫重焉爾惟精明宜服厥位其思任職以稱予奉天地宗廟兢兢之意焉可

徐鐸張崇翟思邵剛太學博士制 宋文鑑作徐鐸下無邵剛字

敕具官某博士列于成均以講教爲任爾以經明選用往服厥官蓋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其尚欽哉可

何洵直文及甫黃寔太常博士制

敕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藝文能開
列于冊府宜升階品往祗厥敘
朕用分命
夫能據經之說適今
之宜不爲曲學之阿爾尚篤于所守可

陸佃兼侍講蔡卞兼崇政殿說書制

敕朕于書無所不學于天下之事無所不攷而不敢
自以爲足故設置講解誦說之官使以先王之六藝日陳
于前朕於求多聞以建事之心可謂勤矣具官某好
古知經宜在此位夫尊其所聞以懋厥職茲爲爾守
其尚起哉可

黃莘職方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四海九州之疆域山川風土之氣習載于圖籍典以郎曹擢爾之材俾副厥位夫能使方國遠近貨利同而材用便在爾能知其守可不懋哉可

杜純大理正制

敕具官某折獄詳刑之事朕所慎也正於理官參贊爲重選于在列爾以材升聽察以情尚勤厥職可

李義內殿崇班制

敕具官某虞庋營屯之事積累歲月之勤序朝位于

殿廷尚益思于奮勵可

林希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某麟臺著作之貳郎以辭學爲之爾敏茂精明久游書觀宜遷階品往服厥叙屬爾以文章之選其體予獎遇之恩可

錢暄光祿卿制

敕具官某酒醴膳羞之具以供宗廟朝廷之用典領之任位在列卿宜得其人俾服予采爾明習吏事勞閱有聞選于僉言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曠厥司可

徐禧給事中制

有事殿内之臣職在於平奏逑詳命令糾其違者而止之覆其是者而行之至於决獄官人條陳法式之事莫不當考察焉其任可謂重矣具官某以材進拔典執邦憲兹用推擇俾踐厥位惟精敏不懈可以周閱讀惟忠實不撓可以司論駁朕方觀爾之效爾尚慎於厥修可

鍾浚將作少監制

敕具官某繕修興造程工督作之任不可不屬之其

人位視九卿禮秩甚寵正名之始考擇惟慎爾以材選往貳厥官尚其祗承以允收拔可

邢恕校書郎制

敕具官某典校秘藏之書旁求儒學之士尚思獎進之意無忘砥礪之勤可

楊汲太理卿王衮韓晉卿少卿制

敕具官某衆理折獄之事主以列卿其選甚重爾練習吏治閱試惟舊廷尉之佐選是用屬爾尚思明慎以稱朕恩可

李立之范子淵都水使者制

敕具官某川澤河渠之政津梁舟楫之事置使典領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閱有聞選於在廷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忘訓辭可

陳睦鴻臚卿制

敕具官某傳聲贊導之官所以賓接四方之使客位在九列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以辭學材諝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承厥序尚其祗飭以服朕恩可

蔡燁河東運判制（事類作燁燁俗）

敕具官某分部而使雖以將漕爲名然實在於總庶務之予奪察羣吏之能否叅予任屬選授其艱以爾爲能俾承厥序夫均通貨食使物有羨贏審覈幽明使人知勸畏茲爲爾守其往懋哉可

內殿承制段綽等知州制

敕具官某州有兵民之寄而地在疆埸之間則常擇用材武之臣屬之守禦之任爾以能選往祗厥服尚思綏靖以稱簡求可

廉正臣董詵司農少卿制

敕具官某田畝稼穡之政倉庾委積之事典領之任秩亞列卿官儀之新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閱有聞任貳大農是惟高選尚其祇飭無曠厥司可

賈青太府少卿制

敕具官某九賦頒受之政百貨貿遷之法典領之任位次列卿肇正官儀考擇惟慎爾明習吏事閱試惟舊任共厥服汝惟克諧其體朕恩尚思祇飭可

待制王堯臣知單州制

敕提將之符、顓制一道、使紀律明於士衆、忠實紀于朝廷、然後爲國藩垣、能稱其位、具官某、統治晉陽、宜知其任、而西伐之卒、比有逋亡、繼形奏陳、皆以疾告、無直繩肅下之誼、有浮言罔上之跡、雖付之刺督、考驗甚明、而旣更詔恩、法當貸爾、俾仍近職、往守偏州、尚自省循、茲爲薄責、可

陳景等尚書省主事令史制

敕某、中臺政本、主曹事治、文書亦不可不屬之其人、爾往懋哉、皆仍舊秩、可

杜常兵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朕爲保伍之法寓戰陣之教欲使兵與農合庶幾先王之迹夏官之屬實參典領以材擢爾往祗厥叙夫能奬誘服田之人悅趨講武之政馴致有漸而彌綸不疎惟無廢爾之勤可以承朕之志可

許懋兩浙運副制

敕具官某朕擇遣使者分部而治雖以將漕爲稱然實總民政之舉措察吏屬之能否蓋連數十城之地舉而屬之其選豈不重哉爾詳練敏明宜服予采蓋

爾之職非止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惟除苛熄擾可以使民遂其宜惟務實去華可以使吏馴其行宣恩德而美風俗待爾能善其官可不勉歟以祗朕命可

李士京韓宗文大理寺主簿制

敕具官李士京等察治犴獄之官勾稽簿領之事在祗選用無懈厥脩可

宗室克懼復官制

敕具官某屬在近親享有榮祿以愆坐法亦既再期稽于故常宜復位等勉思祗飭稱此茂恩可

李舜舉等轉官制

敕具官某朕惟先帝功德之殊宜見之方册故詔擇儒臣屬之論譔而爾於其官次與有祗事之勤亦既書成例當褒録進升位等其尚欽承可

李靖臣王存趙彦若曾肇轉官制

敕惟朕祖考成功盛德覆被天下固非文字可得而名然史記册書國家之典上以紀先帝言動之迹下以及羣臣善惡之實傳之萬世宜有論次具官某以文學選用眞誠信實朕惟汝嘉是用褒進尚其祗服

以稱朕恩可（眞誠信實一本作與成信書是）

溫暠知欽州制

敕某州有兵民之寄而地在疆埸之閒則常擇用材武之臣屬之守禦之任爾以能選往祗厥服尚思綏靖以稱簡求可

呂和卿考功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計羣吏之治而明黜陟之法臺郎典領列于左曹拔用爾能俾參厥位夫能善于其職固將圖爾之勞可

程嗣恭祖無頗程博文開封府推官制

敕具官某開封天下之聚俗雜五方之民蓋巧僞繁興獄訟滋出贊治之任考擇維艱以爾爲能俾祗厥服夫慈惠足以煦養惸弱剛嚴足以怗伏奸強然導民之方尚有可識使風俗有以粹美而四方有以觀則在助爾長其尚懋哉可

吳居厚京東轉運副使呂孝廉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朕進拔能吏以督視一路蓋州縣政令之舉措公私貨食之斂散莫不任焉得人之難攷擇惟

愼以爾幹敏閱試惟舊用是分茲東部屬以使事夫施于民者厚而刑罰淸求于民者約而財用贍使德流澤通而風化輯穆以稱朕憂憫元元而勵精庶務之意爾其勉矣往服訓辭可

分茲原作茲土從文鑑改

吳安特太僕少卿制

敕具官某車府廐馬牧監之政與以卿士其選甚高念非得人曷贊其治爾材質明茂嘗更器使以憂去位旣終喪紀宜更階等往貳厥官其勤夙宵以敏功實可

許安世都官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徒隸傭役之人典其廢置而時其遷序主以郎吏其選甚高爾蚤以敏明升華儒館宜增階等往蒞厥職尚思勉懋以稱簡求可

劉安等中書省主事令使制

敕具官某等右省詔命之所出也吏治文書非習法令熟成事不能稱其任爾等皆以命秩往祗乃服無忘恭恪以慎厥司可

文及甫吏部員外郎制

鄭曰制敕中地輿人物無不兼貫誰能精切若此

敕具官某朕正百工之名固將責其實效其官吏考擇尤慎天官之屬僉曰汝能其往欽哉無忘勉勵可

賈昌衡知鄧州制

敕記舊俗者稱南陽之民夸奢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習殆尚有存者故有邦之任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中外踐更令聞惟舊茲用攷擇往分彼土蓋穰淯之閒雖俗雜難治然教民敦本與于好善召信臣杜詩之遺迹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尚思繼于前人其往懋哉無替朕命可

李良輔知廬州張珔陝州崔度蔡州王說徐州

制

敕具官某朕董正治官自朝廷始至於六服羣吏莫不考循其名以督課其實夫宜恩德以逮下厚風俗以承上其選為重者非長民之任乎爾惟其人屬以茲位盖奉職遵禮以有循良之稱苟能自勉則寵勞錄最以明國家之典朕敢忘哉往欽厥司方稽爾效可

詹中行知無為軍制

御史有言責之臣朕之所取信也言而欲遂其忿鬬之私乃至於失是非之當豈獨朕于取信失其所屬蓋汝之以言為職誼豈當然俾去憲臺兼榮職秩往臨軍壁宜體朕心可

張知均州制

張字下疑有脱誤 楊希洛云考桂故張頡知桂州轉運使馬默劾其經理蠻事失宜罷知均州

嶺之西南桂為劇部外有溪居海聚之民褱錯內屬拊巡填守詎可屬非其人爾比選于朝往備茲任而內不能統齊士吏外不能綏靖華夷致茲繹騷自干邦憲奪其美職處爾偏州茲惟朕恩無忘恩省可

知泉州陳偁梓州吳幾復湖州唐淑問並任制

敕具官某吏之奉職循理能拊其民使之久於其官上下相安而治化易洽今爾之材宜於旣試俾仍舊服以懋厥庸尚體朕恩益思遠效可

皇太后親侄高公繪通州刺史高公紀達州刺史制

敕具官某等朕有顯親之心欲刑於天下故加恩母黨所以本人情隆世教也爾等皆於外家實在近屬持身恭愼朕所識察刺臨州郡典視祠宮秩寵地優

並膺拔用尚勵爾欽承之志以稱余廣愛之仁可

韓晉卿莫君陳刑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刑者所以助治而聖人之所尤慎中臺參綜郎選甚高爾曉達吏方宜在茲任夫惟篤于明恕乃以副朕欽恤之心其往懋哉以祗厥敘可

呂升卿館閣校勘通判鄆州制

劇原作極

敕具官某鄆有提封之廣生齒之衆於東爲劇郡貳政理選授惟艱爾蚤以藝文列于辭館宜更階品在承厥敘無忘祗慎以服朕恩可

知潁昌府韓維再任制

敕朕待天下之士未嘗不篤于恩況于故舊之臣朕所加厚則于順遂其意夫何愛哉具官某昔在宮朝事朕左右今列職秘殿位寵且親而便其故鄉屬以州任雖歲既再滿然重奪其志是用仍其舊服俾祗厥官以致朕求舊之仁尚勵爾在公之義可

陳康民管勾永興等路常平張太寧提舉秦鳳等路常平制

敕具官某等朕爲保伍之法寓耕戰之政典農之官

屬以兼領。蓋分路而治。踰制或難。固當從宜。使之易地。是用命爾換部。而使夫能利力田之民。脩講武之令。務在各奮爾庸。不失其職。則爲能體朕意。其尚懋哉。往遵乃服。可

豐稷吏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尚書政本。而吏部天官。所以綜敘羣材。以成天下之治。郎于典領。其選甚高。是用擢爾之能。俾參厥服。朕方厲精政理。而務在得人。爾惟懋于其官。庶幾承朕之志。可

范諤知密州范子諒濮州劉士彦泗州制

勑具官某守土之官民事所屬朕方厲精庶政之日尤務在於得人攷擇于朝爾往惟允夫能宣布恩德以拊循吾民而綱理風俗則爲能稱其任爾其可不勉歟

王從伾知嵩嵐軍制

勑具官某崇築壘培本以輯治軍旅及四方旣平而假守之臣實任民事列于有土之官矧嵐谷並邊寄屬尤重爾以選擇往祗朕命夫能開示恩威以惠養

吾人而懷附異俗則爲善于其職尚思爾守無替訓辭可

蔡京起居郎制

敕具官某王者言動必書豈獨思爲後嗣法哉施之於己固欲擇語默愼行止也執簡肆筆必也屬之其人爾之第卞既已列于右史今復不次用汝使記予事位于左省士之在此選者希矣而爾之叔季並直同升其于榮遇世罕及者朕恩若此則汝之自效宜如何哉其懋厥脩以報所受可

奉議郎景思誼授東上閤門使鄜延第一副將

制

敕具官某西討之兵有陳戰之功者朕無不錄爾能致其材武奮擊羌克敵摧鋒屢以捷報疇庸較實宜有異恩介上閤之使名貳連營之將領兹爲獎拔蓋匪常科尚勵壯謀益思來效可

王中正种諤降官制

朕大興士衆屬爾等以伐羌固將擧其巢穴非徒却虜收並塞之地而已兵西出則近而爾等東由綏德

回遠之路以疲士馬費芻粟致功用不集中正議既不審又約有分地當攻其左而不能奮擊以殲除醜類夫軍賞吾必信而罰亦安得已哉是用按爾之罪降秩有差其體寛恩尚思報稱可

成卓閤門祗候制

敕具官某長川廣谷之間與蠻夷壤接爾處徼巡之任能練達人情輯寧疆候守邊之臣稱爾之材謂難代易是用進爾職于上閤而俾共其舊服朕於念勞獎善之心可謂至矣其思綏靖以稱朕恩可

李德明遥郡團練使制

敕具官某擐甲執兵人之重任賞信而速所以勸功爾忠力武材稱于種落往藏醜類屢以捷聞圖爾之勞進位二等益思奮勵以待異恩可

文思使張俊等遷官制

敕具官某朕爰命六師奉辭西伐爾能效其忠勇深入羌中獲醜摧堅以捷來上躐陞位等以懋爾勞其能繼於前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李憲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敕王師西出士大夫皆奮力行陣有尺寸之功者朕無不錄況議勞數實有大于此者其于信賞朕敢忘哉具官某比自臨洮率衆躬將摧殪醜類恢復故疆鼓行羌中屢以捷告攷按閥閱朕用寵嘉秘殿榮名便藩留務兼是茂渥以獎爾庸其往懋哉益思來效可

西頭供奉官武遂等轉官制

敕具官某王師西出以討不庭爾能殲擊兇殘恢復州聚錄功增位不以次遷勉服朕恩益思奮勵可

供備庫副使董琰等十一人轉官制

敕具官某等西南之蠻恃阻且遠跳踉溪谷負誼干誅王師鼓行舉其巢穴斬獲摧陷爾預奏功第賞有差尚惟祗服可

曲珍四廂都指揮使絳州防禦使制

敕具官某羌之獸心內相戕害王師薄伐盖將天威爾能躬將士徒摧堅殪敵斬捕甚衆鼓行無前周衛典軍之官名城禦侮之寄兼是寵數以疇爾庸尚有異恩待爾來效可

交州進奉使副梁用律洛苑副使阮陪太常博士制

勑具官某策名藩服納貢王庭將事之勤朕用甄錄進其位等茲惟舊章往稱懋恩毋忘祗恪可

折克行彭保轉官制

勑具官某朕惟羌之猖狂內相賊虐致天之罰爰命六師開通道塗收復城聚摧堅獲醜爾功居多蓋夫軍賞之行速則衆勸是用進爾之秩以激士心尚有不次之恩以待非常之效可

駙馬都尉王師約轉觀察使制

朕於姻戚之臣未嘗不篤於恩意然其積勤累善不離罪悔而七歲一遷其官則必循用舊章蓋爵賞者天下之至公朕不敢以私撓法也具官某出于景族選上貴主有淑慎之行無怠肆之失第其閥閱宜得敘陞康按一州以爲爾寵蓋爾自初仕迄此再增厥位皆以歲滿應于遷格則朕之謹于信賞爾之安其常守上下之際豈不兩義俱得哉無忘勉勵以永保于榮名可

王瑛楊宗三班借職制

敕某爾等備吏屬、治文書、勤亦久矣、是用從爾之請、錫之命秩、往惟祗飭、以稱朕恩、可

菊曩二右班殿直制

敕具官某夷獠背恩、賊殺命吏、爾能擊刺醜類、獻其首級、宜陞位序、以奬爾勞、尚勵壯圖、益思來效、可

齊宗壽三班借職制

敕某有司言爾滿歲、當遷而奬進爾勞、又當躐等、是用加茲寵渥、列於命秩、往惟祗服、以稱甄收、可

馮正符借職制

敕某西南夷背德獸心敢鬬邊隙爾能通宣兩誼協助軍謀宜進官榮屬之守護勉思奮勵無替前功可

沈士安西綾錦副使制

敕具官某明習禁方以醫入侍處劑湯液有勞可旌進貳使名以申獎寵往承厥敘無替爾勤可

陳端翰林醫官制

敕某爾爻易簡以醫入侍處劑湯液有勞可旌進遷爾官用申獎寵往惟祗恪以稱朕恩可

卓順之直翰林醫官局等制

敕某○稽其醫事而制其食先王之典也屬以愛主之疾爾能調治有瘳是用寵以官榮進其服品往遵厥職無替恪恭可

梅福封壽春眞人制

敕某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而家居讀書養性卒遺俗高蹈世傳爲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祀輙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玆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可

崔象先等帶御器械制

敕具官某乗輿所在供御之物無一不備具者故鎧甲弓矢屬之以從者亦不去於側非左右親信惡足以任此哉爾給事惟舊宜就兹列益思祗恪以稱厥官可

米贇等轉官制

敕具官某爾以衆西出討擊羌夷斬獲首級有司以聞是用甄錄爾功躐陞位等往其勉矣益勵壯圖可

皇伯宗諤贈太尉韓王制

敕、王者之于天屬、覆之以光榮、而恤其死喪之戚、所以本人倫、教天下也、具官某、以德則循理小心、始終無悔。以功則受命仁祖、趣定儲極。以位則渠門赤舃、任兼將相。以爵則蹠於五等、列爲眞王。以親則先帝之從父兄、而余曰伯父。顯名美實、福祿之全、可謂盛矣。奄遘癘疾、至于不起、余聞震悼、臨奠致哀、再不御朝、以伸情禮、是用追加書贊、進秩上公、啓此大邦、隆崇號稱、余于親親之恩、可謂備矣、尚惟不昧、服此寵章、可

贈第八皇子制

朕惟父子之親人道之極葢父有天下而隆名重位逮于其子此恩義之所始而先王之制不易之理也至于禮命未及奄遘淪亡申以哀榮朕何敢廢皇第八子某秀拔慧悟天質異甚不好戲豫安于靖恭謂及大成必爲國器蕃輔王室朕有望焉而屬疾久之醫禱備至不幸夭閼痛何可堪其于陳迹尚存音容如接永言傷悼莫愬朕懷今有司上聞揆于公議謂宜秩以三事令于中臺爵之眞王謚以隹號厥惟舊

典朕豈能抑是用追錫備兹異數嗚呼生而有特出之姿不得遂其美殁而有非常之寵所以厚其終服我命書尚其不昧

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幷妻制

曾祖永贈開府儀同三司

敕禮取其稱故位益尊則事其先者世益遠今予良弼褒命其親得上至于三世求之于禮豈非取其稱哉具官某曾祖某仁篤慈祥畜德甚盛蓋其爲積也厚則其流澤也廣故能開相厥裔爲時宗臣百辟是師王室是輔推功原大肇基自爾顯揚崇寵茲惟舊章是用進爾之階秩在第一尚其不昧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尹氏追封燕國太夫人

敕優禮大臣厚其寵數所以勸在位之功德而共成天下之治也宰相之任重矣尊榮光大上施于其三世豈不即乎人情而稱其位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閒靜專躬蹈純德嬪于盛族壼彝是稱啓佑後人任國幾政流澤所自宜極褒崇追命定封列于大國光靈不泯尚服朕恩可

祖贊追封魏國公

敕夫下之忠乎上教有所自故上之仁乎下恩有所延其體相成治道所出惟吾股肱之佐共任天下之

重愍書寵秩、施其祖廟、所以慰其顯親之心、稱其事君之義、具官某、明允純篤、德業惟茂、義訓不倦、彌遠益彰、維時聞孫、寶輔予治、念功原始、宜極褒嘉、庸建爾于上公、俾受國于全魏、殁而尚有知也、其服朕之厚恩、可

祖母丘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敕、夫其先之畜德也厚、則其裔之蒙澤也長、故寵祿在其子孫、則褒榮施其祖禰、獎功錄善、必擬所由、所以勸天下之成其家也、具官某祖母某氏、身蹈純行

嬪于令人教行閨門自隱而顯惟予哲輔實爾慈孫
質厥所原宜有嘉命全魏大國從夫之尊服此寵章
尚綏爾後可

父準追封漢國公

敕朕敷求哲人以共大政隆名寵祿旣傳集于厥躬
褒大推崇則又施其禰廟所以遂吾大臣欲顯其親
之志而開示在位予一人尊獎近輔之心具官某父
某材通世用行蹈天常德畜不施澤流及遠惟時有
子爲國宗臣參聽萬幾人望惟允慶所自出朕惟爾

嘉屏蔽四方漢爲最大受茲封土永裕爾家可

母薛氏追封漢國太夫人

敕位有貴賤升降之等故禮有隆殺損益之差今輔予聽斷萬幾之臣在師長百官之任蓋列于廊廟名秩既殊故追榮其親命數亦異茲惟故事其可易哉具官某母某氏婦道以順母儀以慈言爲壼彝動應國法能教其子爲時宗工股肱朕躬王室是賴褒崇之典既啓名城漢爲大邦攺進封號尚宜寵渥永祚厥家可（國原作圖）

妻鄭氏追封楚國夫人

敕詩人之義君之夫人有委蛇之行河山之德然後在尊位備盛服從其夫榮可以爲稱施于世教所以始人倫而出治道也具官某妻某氏淑茂柔明生于令族動靜以禮協于經言相予宗臣愼其內行曾不諧老永綏厥家湯沐之田旣受方國特加追寵宜易新封尚其光靈服我休命可

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追封三代并進封妻

制

曾祖穎士贈太子少保

敕朕稽于古以正百官惟尚書政本而左轄綱紀之司延登哲人俾祗厥叙懋有加寵逮其重祖所以隆崇大臣國之典也具官某曾祖某潛德西南在約彌勵流光錫祚集其後昆總典中臺實輔予治東朝二品是用命爾尚維幽漠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鮮于氏追封太寧郡太夫人

敕、宗廟之數、諸侯以五、蓋任彌重者禮彌盛、貴賤之節然也、今吾大臣、追命及其三世、與夫朝制、豈異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作德于內、以宜厥家、啓相後人、預蔽國論、按圖考地、俾定爾封、其尚有知、服茲寵號、可

祖伸贈太子少傅

敕、人本乎祖、故吾加恩近輔、褒榮其先、至于累世、豈不緣人之情而制爲命數哉、具官某、祖某、內含純明、外蹈規矩、流澤也遠、有孫而賢、進于中臺、總國綱轄、

善有所自、朕惟爾嘉、東朝之孤、傳位爲寵、用賁幽宅、尚其欽承、可

祖母陳氏追封蜀郡太夫人

勑、世德之積者久、則發于其後者長、故朕隆崇近輔、而褒榮其先、非一二世而止、所以勸天下之善、豈非博哉、具官某祖母某氏、淑慎恭儉、化行閨門、啓其元孫、持國綱要、蜀惟爾土、以定新封、尚其如存、膺此茂渥、可

繼祖母朱氏封閬中郡太夫人

敕夫位以德升禮以位叙不失其稱茲爲義榮今吾崇進大臣而圖其先烈內外命秩亦惟其宜所以使上下之間公論惟允具官某繼祖母某氏婉嫕冲靜行孚于家祚爾之孫與以輔朕西南上郡愍有襃封垂聲贊書尚其不殁可

父師道贈太子少師

敕吾之大臣由聰明材諝以有爵祿之榮孚有命書愍贈賁其考廟所以稱其顯親之心慰其霜露之感位不次授厥惟故常具官某父某忠篤純明德履惟

茂、壯謀循政、聲烈在人、積厚慶隆、及子而顯、時予左
轄、司國紀綱、惟流有源、開跡自爾、宮師之貳、名寵秩
尊、以告幽扃、尚其祗服、可

母陳氏追封潁川郡太夫人

敕、人子之于其父母、莫不有顯揚褒大之心、惟任重
秩尊、得盡其志、此隆名寵祿、所以勸天下也、具官某
母某氏、經德履善、宜其家室、錫羡流祉、在爾後人、時
予宗工、任國綱轄、陪京塈郡、俾定新封、服我命書、尚
其不泯、可

妻陳氏封河東郡夫人

敕朕援用天下之材以爲共政之臣就位之初恩數禮秩所以尊榮光大之者上施其祖禰而旁及于閨門蓋任屬之者重則襃隆之者其可以不異哉具官某妻某氏言容工德柔閒懿恭嬪于令人休有華問惟時哲輔進秉國成相助之勤爾效彌顯改擇嘉郡登崇號名尚宜厥家永綏寵祿可

宗室承操新婦王氏進封國夫人

敕親愛之而欲其貴富朕于公族皆推是心寵數徽章施于閨壼茲惟故事朕敢忘哉具官某新婦某氏作合宗藩躬有馴德啓茲全國用進爾封以致朕尊獎近屬之恩尚懋爾服承休顯之稱可

皇伯宗惠新婦郭氏進封郡夫人制

敕具官某新婦某氏司宗於屬爲近於位爲重王於爵爲貴蓋禮秩之見於外者旣寵則施於內者宜殊爾德性淑慎稱其家室爰加象服之盛以大鵲巢之

榮其尚欽承茲爲異數可

雍王顥乳母宋氏贈郡君制

勑某氏惟雍王顥于國屬之親且愛而爾有乳養之勤故其生也錫之爵邑其沒也飾以恩榮是用追命爾封進于列郡以光幽穸尚服寵章可

封曹諭母制

曹氏國之外屬而諭實爾之出諭旣有列于朝亦有追榮及爾是以封之列郡秩以寵名茲爲異恩以光幽窆之可

皇伯滕王第十六女封縣主制

敕、具官某第十六女、親在近屬、生而懿柔、宜開縣甸之封、以榮湯沐之號、予惟敦序、爾尚欽承、可

鄧忠臣母周氏封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爾子忠臣有勞、應賞、願更寵典、以啓爾封、俾錫命書、茲爲異數、尚惟祗服、以稱茂恩、可

論氊巴柯族軍主結廝鷄柯族副軍主制

敕、某、爾父有嚮慕中國之心、沒而不遂其志、屬爾于朕、願備一官、朕甚憐之、是用加命爾秩、任其祗服、益

勵忠勤可

阿憐官提厮鷄並本族副軍主制

敕某爾父效貢來庭因得進見以爾爲請願備一官朕嘉其尊嚮中國之勤是用錫爾命秩往思忠恪以稱朕恩可 內一道作爾父因其種人入修貢職以爾爲請

溪氊本族副都軍主等制

敕某守邊之臣屬爾奉其方物來獻闕庭朕惟爾嘉是用命爾還其種落典治一軍往勵忠勤益思來效可

景青宜黨令支團練使阿星刺史制

敕某爾有摧鋒克敵之功而又奉其方貢來見闕庭寶勇且忠法當甄進兵團之任以寵爾勞往其祗服益思來效可